

废墟上的女孩

□法治报通讯员 李婷婷 法治报记者 徐荔

“我小的时候在公园门口遇见过一个道士，他说我命里有两个劫，一是血光之灾，一是牢狱之灾，躲都躲不过。我只当他开玩笑，没想到都成了真的。”薛白（化名）一边微笑着一边说，平淡得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薛白出生于 2003 年 5 月，老家在陕西，2020 年 9 月因涉嫌诈骗被抓获，后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，同年 12 月被移押至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。

这个才成年没多久的女孩经历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“劫难”：没有养分的原生家庭、被强迫卖淫的炼狱、命悬一线的抢救，后来从被害人变成了被告人……

不被期待的孩子

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期盼和祝福中出生的，可薛白是个例外。据薛白回忆，父亲从不叫母亲的名字，而是用“贱人、骚货、下贱胚子”代替，因为母亲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有了身孕，所以父亲一直怀疑薛白不是自己的孩子。而在生下薛白后不久，母亲就离开了。薛白后来从大人们的只字片语中听说，母亲结婚又离婚，还和其他人生了孩子。

虽然父亲对母亲的评价如此不堪，但对于这个模糊的母亲，薛白心中也有过憧憬：说不定哪天她就回来了，就再也没有人会说自己是没妈的孩子了。

薛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大伯家住一阵子，刚适应了又被送去了姑姑家，就这样长年流转于各个亲戚家。面对顽皮的薛白，爸爸、大伯、爷爷都没有好好讲道理的时候，动手打是家常便饭。这个爹不疼妈不要的孩子尝尽了寄人篱下的辛酸，只有奶奶给薛白灰色的童年带去了一些温暖。

在薛白眼里，奶奶是美好的象征，在她身边就有了安全感。可这份温暖并没有持续很久。薛白记得，大约是自己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天父亲带她到医院，她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奶奶。薛白抓起桌子上的香蕉剥开递给奶奶，奶奶虚弱地对她微笑，这是薛白关于奶奶最后的印象。那时的薛白对于生死还没有概念，只是童年里仅存的一丝温暖戛然而止。

几年后，薛白的父亲再婚了，娶的是一个远房亲戚，在成为继母之前，薛白一直喊她姑姑。此时，长期无人管教的薛白已经有了一些坏习气，总是逃课、不愿意回家。

因为每次开家长会都是薛白的亲戚去参加，有同学好奇为何从来没见过薛白的爸妈？薛白不知如何回答时，一个调皮的男孩起哄，称薛白是“野孩子”。这句话像利刃戳中了薛白的痛点，她抄起板凳就砸到对方头上，顿时血流如注。

薛白的这一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，她被学校开除了。愤怒的爷爷则狠狠打了薛白一顿，而且不许任何人替她求情。

后来，家人托了很多关系，花了不少钱为薛白寻了一所新的学校。然而，薛白的坏习气越来越严重，她开始偷家里的钱去网吧，并在那认识了许多社会上的朋友。钱用完了，薛白就和朋友们一起去学校门口收“保护费”，或是帮人打架“解决事情”赚取“劳务费”。因为打架，薛白进了派出所。当时警察让薛白联系家长来接人，薛白却告诉警察自己没有父亲，只记得母亲的名字。警察通过系统查询，找到了薛白的母亲。薛白意外的是，母亲竟然和她在同一个城市，可她瞬间又被失落包围：这么多年，咫尺的距离，母亲竟从没来看过她一次。

没多久，母亲到了派出所。这是薛白第一次见到母亲，她本有很多话要问，可面对这个抱着自己痛哭的“陌生人”，薛白最终还是沉默了。当薛白听到母亲大骂父亲和继母没有教好女儿时，薛白的心里又有了一些期待，或许母亲从此会开始关心她。

当天母亲把薛白从派出所接走，送回父亲那里，并说第二天会来接她，薛白兴奋了一个晚上。然而，到了第二天，薛白一直从白天等到傍晚，始终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。薛白试着联系母亲，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只是“嘟嘟……”



期待温暖却坠深渊

到新学校没多久的薛白再次因为打架被开除，她早已不愿再读书，小小年纪的她在当地找了份工作。薛白的要求很低，不用给她开工资，管吃管住就好。薛白以为自己逃离冰冷的家能找到幸福，可涉世未深的她落入的是一个深渊。

薛白在工作时结识了一群社会青年，得知她的基本情况后，有大姐姐提议让薛白跟他们走，“不如跟我们混吧，工资很高，也绝对比这里轻松。”薛白一直觉得跟社会青年“混”在一起很有面子，可以让欺负、排挤过她的同学害怕。她看着那些染着五颜六

色头发、穿着奇装异服的哥哥姐姐，鬼使神差地就同意跟他们走了。

薛白没有想到，“哥哥姐姐”要她做的事竟然是“接客”！虽然薛白劣迹斑斑，但她从未想过出卖自己。薛白想要反抗，但对方人多，不但抢走了她的手机和钱，还将她关了起来，用暴力让薛白妥协。至此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未成年的薛白彻底沦为他们赚钱的工具。

薛白也想过逃离，可太难了，她只能默默等待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薛白在被送去酒店“接客”的路上看准时机逃跑。可惜，没能成功。被抓回去的薛白受到了好一顿教训，对方

再次离家竟落法网

恢复意识的第二天，薛白醒来看到陪在身边的是父亲。手术后，一直是父亲照顾薛白。为了救治薛白，父亲还借了 5 万元，这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抢救室外为她输血、为她筹钱治疗……薛白觉得，父亲给了她第二次生命，她是感激、感动的，但这也更加让薛白觉得拖累了这个家庭太多。

出院回到家，薛白才知道父亲又有了孩子，是个弟弟，已经快两岁了。继母觉得薛白戾气太重、性子太野，怕她伤害孩子，

便带着孩子躲回了娘家。在父亲家里养了几个月的伤，身体基本恢复了，薛白再一次将行李搬出家门，父亲没有挽留。

薛白后来找了一份饭店收银员的工作，没干多久，老板就关门大吉了。2020 年初，受疫情影响，薛白没办法出门，她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，就窝在出租屋里玩游戏。薛白的游戏玩得很好，也因此结识了一些网友，一个叫“尧”的玩家就经常找薛白聊天。

有一次，薛白和尧聊天时谎称自己的钱包丢了，没钱吃饭，不一会尧就发来一个 100

薄薄的绿色汇款单

薛白的情况让民警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她需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，更是家人的关心，这甚至关系到这个女孩的改造信心和服刑效果。

回到值班室，民警拨通了薛白父亲的电话，“你好，这里是未成年犯管教所，请问你是薛白的父亲吗？”“不是！”对方暴躁地回答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民警一头雾水，确认了号码无误，又继续打了过去。第三个电话终于接通了，民警抓紧机会，简要叙述了薛白的服刑表现和面临的困境，希望家人可以提供一些支撑。“知道了。”电话那头简单回答后便结束了对话。

这通电话就像迷航的船只在暗夜中发出求救信号，能不能等到救援，民警和薛白

警官视角 >>>

薛白的故事让民警胸口发堵，有恨其不争的惋惜，也有哀其不幸的心疼。

原生家庭就像土壤，土壤不肥沃，再好的种子也没办法得到养分。当民警与薛白对话时，试图将她坎坷的经历归因于父母的不负责任，薛白却反驳说自己才是主要原因，对于父母她已放下了怨恨，毕竟父亲没有剥夺她受教育的权利，还在她屡

还扬言，若是薛白再逃跑，就公布她的裸照。

薛白绝望地以为日子就这样了，直到一起“意外”发生。

2019 年 9 月，薛白又一次被送到酒店“接客”，客人见到薛白却称不方便，要改天。薛白毫无防备地转身离开，却猛地感到背部剧痛，竟是客人持刀捅了她。薛白惊恐地逃跑，对方穷追不舍，当薛白逃到酒店外后，对方已经追了上来，又向薛白的腹部捅去……有人报警，警察来了、救护车来了，已经疼得几近晕厥的薛白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。

后来，薛白才知道那名客人误以为她是之前收了钱又将他拉黑的“小姐”，为了报复起了杀心，最终因故意杀人被判刑。而因为这次意外的血光之灾，薛白得以被解救。

元的红包。尧总是雪中送炭，一来二去，薛白有了别的想法：“如果我和他谈恋爱，他不会给我花更多的钱？”

就这样，薛白和尧谈起了别有用心“恋爱”。薛白同时使用三个微信号，一人分饰三角，捏造住院看病、开店周转资金等理由多次向尧要钱。短短一个半月，薛白竟累计骗取尧 13 万余元。这些钱全部被薛白挥霍殆尽，除了和朋友吃喝玩乐，还有一大部分钱被薛白用于游戏充值购买装备。当薛白还在为自己的“聪明”沾沾自喜时，警方找上了门。

2020 年，因为诈骗罪，薛白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当时还不满 18 周岁的她被移押至未管所服刑。

一样期待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民警在教育引导薛白的同时也安慰她，信件周转比较慢，让她放平心态。终于，一张薄薄的绿色汇款单出现在管区的信件中，收款人“薛白”。一笔 300 元的汇款，让薛白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

在民警的启发下，薛白给父亲回信表示感谢。信件没有回音，薛白知道父亲没有原谅她。入冬后不久，父亲又寄来了 300 元的汇款，虽然还是没有任何留言。

在民警的关注下，在父亲无言的关心里，混沌的薛白等到了希望，她的服刑表现一点点积极起来。小学肄业的她还参加了未管所内的义务教育课程，今年就可以完成初中课程。

过去总是对周记等敷衍了事的薛白认真真写下了第一篇周记，她感谢民警“妈妈”的不放弃，她承诺，会不负希望，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人……

次被开除后想办法给她转学，“如果我是个乖小孩，学习很争气，我想即使父亲再困难也会供我读书的。”

王尔德说：“生活在阴沟里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。”

将这句话送给薛白，希望这个生活在废墟上的女孩能真正想明白自己未来的路，涅槃重生。